

玄

玄



白



白

吴玄



作家出版社

浙江小说家

玄白

玄

白
吴玄 著

作家出版社

吴玄自选集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玄白: 吴玄自选集 / 吴玄 著. —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8. 2
(浙江小说10家丛书)
ISBN 978-7-5063-9921-0

I. ①玄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30590 号

玄白: 吴玄自选集

作 者: 吴 玄

统 筹: 张亚丽

责任编辑: 赵 超 周 茹

装帧设计: 薛 怡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河北画中画印刷科技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261 千

印 张: 18.75

版 次: 2018年2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921-0

定 价: 42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吴玄

一级作家，《西湖》杂志主编。主要作品有《陌生人》《玄白》《西地》《发廊》《谁的身体》等。长篇小说《陌生人》被认为是中国后先锋文学的代表作，塑造了中国的一个新的文学形象。

玄白 / 001

马九段静观刘白，肃然道，这才是真正的棋士啊。

西地 / 035

那年9月，父亲来信说：我决定与你母离婚，务必回家一趟。信简短而急切，如同电报。

发廊 / 077

妹妹来了，我有点不安。几天前，我母亲打电话来说，方圆要来你那儿开发廊。

C O N T E N T S

门外少年 / 113

这地方很荒僻。在大山深处，山上田园少野地多，草木低矮，却很茂盛，一坡一坡绿得逼眼。

像我一样没用 / 143

胡未雨发现她的丈夫丁小可原来只是个废物，看上去很随意，其实是厚积薄发，偶然得之。

同居 / 193

事先，何开来已经知道，他回北京要和一个叫柳岸的女人同居一屋了。何开来多少也是有点兴奋的……

C O N T E N T S

谁的身体 / 237

过客显然是一个成熟的网虫，在他看来，网络是一个比梦更遥远的地方，大概它就是天堂，起码它离天堂比较近……

虚构的时代 / 265

章豪应该是时下被称作“网虫”的那类人。网虫虽然也还算人，但生活基本上与人是相反的。

马九段静观刘白，肃然道，这才是真正的棋士啊。

玄白

W U X U A N

Z I X U A N J I

X U A N B A I

刘白的围棋是他妻子教的。

刘白端着两盒围棋回家的时候，还根本不会下棋，只觉着那天的生活有点戏剧性。他喜欢生活中常来点小小的莫名其妙的戏剧性。其实谁都喜欢生活有点戏剧性。围棋盒子是藤编的，瓮状，透着藤的雅致，那时他喜欢盒子远甚于里面装的棋子，没想到就是这一黑一白的棋子完全改变了他既有的生活。多年后刘白想到那天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：那天早晨他原是出去开一个文学座谈会，这样的会他经常开，所以没有感觉。在一间被作家和准作家们弄得乌烟瘴气的会议室里嗑瓜子，长时间听一个省里来的据说很有名的作家张着阔嘴阔论什么文学，若干小时后，名作家谈乏了不谈了并且要求大家也谈谈，大家生怕班门弄斧露丑虽有满腹高论却不敢开口，会议就进入冷场，主持人不断鼓励大家说呀说呀但是大家就是不说，只得指名刘白先说几句。他早已讨厌名作家居高临下钦差式的口吻，白了名作家一眼，说我也没什么可说，念首儿歌吧，儿歌是这样写的：一只蛤蟆一张嘴，两只

眼睛四条腿，扑通一声跳下水。大家始则莫名，继而哄笑，弄得主持人很费了些口舌圆场，会议才又庄严又隆重地继续下去。到热闹处，刘白就溜了，结果端着两盒围棋回家，心里怀着一难以言说的兴奋。

刘白夫人雁南正在屋里坐月子。坐月子的任务就是吃喝拉撒睡，不准看书不准看电视不准打毛线。雁南闲得发慌，见刘白乐呵呵端了两盒围棋回来，就说我们来一盘。

刘白说，不会。

真扫兴，忘了你不会。雁南揉揉棋子，又说，是云子，手感很好，送我的吧？

不，人家送我的。

那就是送我，反正你不会。

可人家说我是棋王呢。

雁南大笑说，有意思，谁说你是棋王？

就是广场上天天摆石子玩的那个棋癫子。

是他？雁南吃了一惊，问，他怎么送棋给你？

他说我是棋王，就送我了。

你棋王个屁。

怎么是屁，你先成为棋后，我不就是棋王了？

雁南兴致大增说这还差不多，随即动员刘白也学围棋，说毕竟棋癫子有眼光，你确实是块下棋料子，我怎么不早发现，免得老找不到对手。

刘白懒懒地说，教吧。雁南受宠若惊便有板有眼地教，先讲序言，说围棋是国技，很高雅很中国特色的一种文化，相传是尧所创。弈者，易也。黑白象征阴阳，可能与《易经》同出一源，或者就是《易经》的演示，是一门玄之又玄无法穷究的艺术。那时文化界正流行《易经》热，刘白像大多数文化人，虽然并不了解《易经》，却很推崇，听说围棋与《易经》有关联，顿时脸上庄严肃穆十分，呆子似的坐着。雁南摊开棋盘，比比画画，不一会儿，刘白觉着懂了，说原

来这么简单。雁南说大繁若简，妙就妙在规则简单。刘白说对。忘了雁南坐月子不能用脑，急着想试一盘，高手般拿双指夹起一粒黑子啪地一着打到星位上说，来！婴儿即被惊醒，呀呀乱哭，吓得雁南直伸舌头，忙着去哄，一边嘘嘘地把尿，婴儿很快便又睡了，雁南说，你把星位都摆上黑子。

刘白说，我不要让。

那怎么下？

就这样你一颗我一颗下。

就让你试试吧。雁南随手拿子就碰，几招下来黑子被吃得一粒不剩，刘白扔了棋子，非常沮丧。

气什么？你已经学会就不错了，我的棋是家传的，几代人心血呢。你不是不知道，不让怎么行？

气倒不气。我懊丧的是怎么不早学围棋，这棋真不是雕虫小技，什么气、势、劫，还挺哲学的。

当然。

一会儿刘白说，怪。

怪什么？

说围棋是国技？

当然是国技，这还不知道？

可这围棋，棋子一颗一颗全都一样，没有大小、尊卑、贵贱，棋盘也是一格一格的，全都一样，没有固定位置，不像象棋，象有象路，车有车路，不能越雷池半步；也与《易经》明显不符，《易经》是有尊卑贵贱的，围棋体现的却是完全平等的精神，大同世界。中国文化缺乏的正是这种精神，恐怕不怎么中国特色吧？

雁南听了睁大眼睛，觉着有理，又似乎牵强，这是她不曾想过的，竟不知怎么回答。刘白见老婆被难住，也就不再发挥，转而说，我还真喜欢上围棋了，你怎么早不教我？

怎么我不教，你自己不学嘛！

唉唉，刘白叹道，怎么就不早学……我真的是下棋料子？

嗯。

你怎么知道？

雁南想了想说，你不是老谈静虚，围棋就是静虚，静而虚，虚而神，神游局内，意在子先，是围棋的境界。你平时写东西，一个字往往要思考半天，围棋最需要长考，你把长考用到围棋上，准行。

我的妈呀，你静虚了？

雁南笑道，这些话是我父亲说的，我这个人缺乏耐性，心猿意马，哪能呢。你要是早学，可能比我强多了。

2

当地弈风颇盛，且源远流长，像雁南这样的围棋世家算不了什么。四十年前，曾出过一位大名鼎鼎的国手。国手少年东渡扶桑，拜吴清源门下，受日本现代棋风熏陶，得吴先生新布局之趣。时国内棋运不振，与日本差距甚远，棋手多为搏杀型，靠蛮力取胜，跟日本棋手下棋，就像扛长矛的碰上拿机关枪的，少有不败。国手学成归来，行棋大方明快，一招一式尽合棋理，如鹤立鸡群，深得棋瘾十足的陈毅元帅器重。国手自然士为知己者死，竭力振兴国技，扶持后学，期望不远的将来赶上日本。国手常说，差距虽远，并不足畏，日本棋士力量不足，最惧白刃战，我们取彼之长，攻彼之短，很快就能比肩。不幸若干年后“文革”作俑，国人忙于革命，百业俱废，陈毅元帅挨斗，国手也在劫难逃。

国手祖传一副比国手更知名的棋具，有天下第一棋子之誉，当时棋界几乎无人不知。去年日本《围棋》杂志还专门著文追寻那副棋具，顺便也怀念起国手其人，引经据典说棋盘是明朝的楸木，白子是白玉磨的，黑子是琥珀磨的。传说当时光磨一颗棋子手工费便要纹银四两，但是活着的人们谁也没有见过，终不识其真面目。国手的不幸即来源于此。“文革”一起，造反派就觊觎国宝，先是批斗游街，而后抄家，说棋具是“四旧”，应当销毁。造反派如何从国手手中夺走

棋具，如今已经无据可查，但结局是清楚的，那就是国手疯了。

国手回到故乡，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举动是日日在广场上摆石子玩。广场的西南角有一株老柳树，不知何年何月被雷劈成两截，腰粗的树干兀立着，顶上疏疏落落长些枯条，似柳非柳。国手就盘腿坐在树下，构成小城最具沧桑感的一处风景。国手面朝广场，脸上似笑非笑，一动不动好像一段枯木，每长考个把小时，才往面前的空地上轻轻放下一粒石子。起初，小城的人们都有点扼腕，久而久之，也就熟视无睹，走过老柳树甚至感觉不到棋癫子的存在。十年后，浩劫过去，中国开始复苏，棋界记起国手，派人专程从北京赶到小城，来人见国手这等模样，感慨万千，嘴里表示些尊敬，便怅然而归。

地方体育官员也想起用国手，重振棋乡之风，但不知棋癫子是否还会下棋，要考核一下，又有所不便，特意购了一副云子，叫了几位本地高手，去老柳树下请棋癫子手谈。国手看见棋子，倏地脸色大变，静物般的身子凌空跃起，上前一把夺过棋子，一步一步后退，退到一丈开外，好像被什么东西挡住，无处可退了，双手抱紧棋子，怒目而视，嘴里嗫嚅着想说什么，却什么也说不出。官员连忙脸堆笑容道，这是我们送您的，请您手谈一局呢。面对官员的笑容，国手惊惶失措，脸部扭曲得不成样子，无疑是十年前疯狂的表情，看了令人心酸不已。

官员不甘就此作罢，总觉得国手没有全疯。有人强调看过棋癫子摆的石子，尽管看不真切，但确乎是棋谱。隔日，官员又费尽心机相邀了几位棋手，到柳树下对局，期望能唤起国手的关注。棋癫子盘坐弈者身旁，脸上似笑非笑，慢条斯理每隔个把小时投下一粒石子，一连三日，依然如故。官员终于泄气，叹息道，国手确实疯了。

国手看中刘白，很难说是因为疯癫，还是独具慧眼，按传记的惯例，从结果推导原因，那自然是独具慧眼。这之间总有一种缘分吧。刘白对棋癫子的兴趣是从那次文学座谈会上萌发的，当时他们正儿八经地讨论世上哪类人最具文学性。有人说女人，有人说当然是作家，刘白信口说是疯子，刘白的高论淹没在一片聒噪之中，并未引起别人

的重视，倒是他自己心血来潮马上产生写写疯子的冲动。他在脑子里搜罗疯子的形象，倏忽间棋癫子的形象极鲜明地从脑海深处闪现出来，盘坐在记忆的中央，使他兴奋不已，不得不溜出来，三步两步赶到广场，面棋癫子而坐，朝圣似的观察起棋癫子的举动来。

刘白以前也耳闻过棋癫子的事略，但他不会下棋，也就没有多加关心。现在，棋癫子是作为一个疯子才引起刘白兴趣的。棋癫子盘坐眼前，刘白不知怎样才能接近他，棋癫子的形象无形中有一股排斥力在拒绝他前去聊聊。这是3月。老柳树在阳光下爆着鹅黄，似乎还知道春天的到来，棋癫子静坐树下，闭目沉思，脸上似笑非笑，如一尊深不可测的佛。渐渐地刘白心中有种异样的感触，觉着棋癫子并非疯子。天下哪有这般斯文恬静又深不可测的疯子？刘白想到疑处，就恶作剧起来，随手抓起一颗石子儿，朝棋癫子投去，不偏不倚正中鼻尖。不料棋癫子却浑无知觉，石子掉落面前的石阵里，棋癫子拿双指夹起轻轻放回另一只手心，好像石子是从手心里掉落下去的。刘白觉得这个细节妙不可言，同时被某种神秘的东西所笼罩，心里生出歉疚，便相当虔诚地上前道歉说，请大师原谅，刚才我故意拿石子打您，真对不起。被刘白称作大师的棋癫子良久才有所反应，抬眼注视刘白，忽地笑容满面，不胜欣喜道，就是你，我等你很久了，你等一下。说着起身离去。刘白莫名其妙地目视棋癫子步履迟缓地穿过广场，发现棋癫子个子不高，身体微胖，有点老态，似乎并无奇异之处，不一会儿就消失在颜色斑驳的人群之中了。刘白不知棋癫子去干什么，一时茫然失措，思忖着该不该等他回来。路人来来往往，发觉刘白取代棋癫子的位置，都诧异地拿眼觑他，让他很不好意思，干脆埋下头去关注棋癫子摆的石子儿。刘白不懂这是棋谱，只觉得石子排列有致，绵绵延延，似断若连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美感。那石谱隐隐透着一种气息，使他沉静下来，不再在乎路人的目光，心平气和等棋癫子回来。

棋癫子故意考验他似的，偏偏迟迟不归，刘白想毕竟是疯子，大概不会回来了，想走又不甘心，万一他回来岂不可惜？正想着，棋癫

子却从背后钻了出来，手里端着棋盒，分明很高兴，刘白以为找他下棋，正要说不会，棋疯子却先开口了，庄重道，送你的。刘白赶紧推辞，说自己不会下棋，不敢当。不想棋疯子听了很开心，说笑话笑话，哪有棋王不会下棋的？刘白疑惑道，你认错人了吧？我真不会下棋。棋疯子正色道，你就别推辞了！不瞒你说，这是重托，人人知道这棋是祖传的，当今天下，除了你，还有谁有资格执这棋子？就受了吧。刘白知道国手祖传的棋具早已被抢，棋疯子手里的不可能是传家之物，这才明白是疯言，但看棋疯子执意要送，拗不过只好受了。再三道谢之后，逃也似的离开棋疯子，心里咕嘟着真是个疯子，他大概把我当成吴清源了。

那天刘白上班远远见棋疯子凝坐树下，想他郑重赠棋与他觉着有趣，就兴致勃勃上前招呼，棋疯子却是不理，脸上似笑非笑好像彻底忘了赠棋那回事。刘白想着好端端的一个国手就这么发疯，心下落了点悲怆，下班干脆绕道而行。回家见棋子散乱桌上，小心装进棋盒问，这是云子吗？

雁南说是。

刘白沉默一会儿说，在棋疯子心里，这不是云子，这是他祖传的天下第一棋子。因为是疯子，更要尊重，以后我们好好替他保藏。

刘白就这样与围棋结缘，有点不合逻辑，是吧？

3

刘白的棋龄跟他的孩子同龄，学棋那年已年届三十，这在棋界是少有的。一般棋士早在五六岁就开始学棋。当然也有例外，像日本的某某某某九段学棋的年龄就与刘白差不多。三十而立，这是个忙碌的年头，又要当丈夫，又要当父亲，又要干一些为了“而立”的事业，照理是无暇他顾的。刘白是个不怎么出名的作家——倒也不见得他缺乏应有的才气，大家都知道山上的小树和山下的大树的道理，如果他不是迷恋围棋而舍弃写作，日后时来运转名重文坛也未可知。不管怎

么说，能在这种年头放弃刚刚起步的一切而专事通常属于消闲的围棋，实在是叫人惊异的，足见其人秉性与众不同，对这种人很难下结论，也无必要。

刘白确实是个围棋坯子，棋艺的长进令雁南瞠目，棋瘾也日重一日，下棋的兴趣很快超过了写作，逮空就逼着雁南陪他下棋。有时下着下着，孩子闹了，雁南去哄孩子，自己也不觉就睡了，刘白久等不见出来，进去强行将她从床上拉起，说下棋呢。雁南咕哝着困死了不下。不行！刘白不由分说将雁南抱到棋枰前，坐好，说轮到你对下。雁南睡眼蒙眬哈欠连连抓着棋子就投，刘白斥道，认真点！接着恭恭敬敬递上茶水，要雁南喝下清清脑子。雁南苦着脸说真困死了，明天再下吧。刘白说下起来就不困，明天你睡懒觉，孩子我带。雁南犟不过，只好认真思索起来，刘白看雁南认真对付了，心里畅快，点上一支烟，旋即开门出去小便，回来胸有成竹地应上一着，倾着身子等候雁南落子。这样几个回合，刘白又点烟出去小便，雁南说你怎么搞的，再走来走去，我不下啦！刘白急道，别别别，你知道我一思考，就要小便，不小便，没有灵感。

小便频繁，原是刘白写作时的习惯，只要拿出稿纸，就得先去小便，回来唰唰唰写几行，又去，而且一定要到户外，即便房间里厕所现成也不例外。好像他思考的器官不是脑袋，而是肾脏。他所有的作品都在来来回回的小便之中完成，这种时候，他走路不带声响，仿佛足不着地，飘来飘去。这习惯，甚至就是写作过程本身。如今下棋却完完全全重复了写作所独有的习惯，这使刘白自己很惊讶，并伴有一种莫大的满足感。据说吴清源也有这种习惯。其实这不难理解，一个人过分专注或者紧张的时候，通常就会尿频或者尿急，人们都有考试尿急的体验。这种习惯于写作无伤大雅，但下围棋是两人对垒，频繁地走动，很容易引起对方的不快，往往要事先声明。

刘白战败雁南的日子是一年后的6月2日，这天正好是他生日，算起来离他学棋的时间也一年多了。这盘棋是雁南精心创作送给刘白的生日礼物，虽算不得珍品，但棋谱刘白一直珍藏着。这也是刘白棋